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星期



天笑主任

第四六號

THE SUNDAY No. 46.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二年陰陽歷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行

星期

第四十六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册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册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册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册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特等	上等	普通
全面	四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半面		十六元	八元
四分之一面		十二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寶塔牌
TOWER
CIGARETTES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沈映霞所扮演之獨手大盜張亞雄



西湖淨慈寺前之鼎



西湖葛嶺之亭

星期第四十六號目錄

街頭的女子

天笑

一個風雪的殘冬在夜半一點半鐘的時候踯躅街頭的一個女子凍得身體蹲伏似一頭母雞寒月似的電燈已經把劇場散歸的人兒送他歸去了却還皎潔地與雪爭輝亮晶晶地射在這女子身上無情的西風偏向伊下半身披拂只吹得伊身體索索的震顫如受了電氣的振盪有時撲面的雪花黏着在伊的兩頰上竟不肯融化這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呀這也是妙齡弱質呀這也是情愛之花意識之苗正在發榮滋長的時候呀但是伊是脂粉地獄中的一寃鬼供人獸性的一動物是一個踯躅街頭賣伊身體賣伊魂靈的下等妓女

這時街上漸漸無行人了伊自西而東自南而北覺得世界竟無人氣偶然見他們同類中也有好幾個人同操着求牡的生涯伊藉以自慰一點半鐘以後這些同類中好似都捕得一名不知誰何的貪慾上俘虜奏凱而歸伊却還是不獲一禽心中的焦躁忿恨饑餓恐怕相迫而來這冷清清的街道又沒有坐處伊身上只穿了一件駝絨裏子的衣服披上一條

街頭的女子

暗紅色的大圍巾伊這個可憐形狀還不及赭衣的罪犯下肢穿一條夾袴尚欲學取人家時樣袴管既高而寬更致捲地的寒風挾雪花飛舞而入恐怕這一雙血肉筋骨搆成的腳已麻木得沒有感覺了伊兩臂赤露都蘊着紫血臉上脂粉狠藉被融雪畫成了界線你們想這個樣子雖有西施王嬙的麗質到這個境界也成爲無鹽嫫母了

夜已半了雪却漸漸兒中止伊是有人威迫着伊出來的沒拉着客不得回去只在電燈下似鬼影一般的來往只見自己照在地下的影子由短而長長得竟有二丈餘又在影子上見自己的劉海髮矗立起來正與鬼魔無二却依然不見一個向伊垂靑的客

伊想今天是絕望的了拚着回去罵一塲打幾下挨過了這世界上殘忍的冬夜明晚再出來受罪罷正想回去只聽背後皮靴橐橐的聲音破空而來挾着一種嘲笑侮蔑的語調道喂三點鐘了還要弄第二戶客人嗎伊驚愕的說道沒有沒有我是走路的巡捕道走路的只在電燈底下走來走去嗎還不是深夜拉客是什麼行裏去行裏去

伊這時似一隻中鎗之兔旁無草地可逸哀告着也沒有用只得垂頭喪氣的在前面走那個仁慈的巡捕慢慢地的跟在後面也是哀憐伊在風雪中躑躅還不如在鐵窗安安穩穩的睡一覺倒好這時似牽了一隻羊到了羊棚關在鐵柵的空室內的確比街

心中安定了許多只是當不得身上的寒冷與腹中的飢餓伊第一回嘗這個牢獄的風味心中驚駭得了不得伊不知道有什麼的嚴刑酷罰其實一個人最大的歸墟也不過是一個死要講伊的境界也沒有生人之趣了但是伊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兒人類總是貪生的動物伊甯受種種苦惱伊還不願走到死的一條道路上去

這半夜的光陰伊是以淚洗面了淡白的天光漸漸侵及那黑暗的室冷得周身的血幾乎凝結成冰幸虧不知那一位慈善家留着一堆稻草伊便坐在上面藉以自溫朦朧中伊忽然回復到十年前的光陰了伊髮髻的擁在伊慈母懷中伊髮髻是個嬌癡模樣伊髮髻跳躍各游戲的地方活潑潑地如魚戲水伊的夢境忽然又轉換到去年春天初戀的情形伊記得他是個某錢店的學徒他於應得的纏頭費外又私贈了伊十元之多他年紀只有十八歲他還沒有娶妻他待伊非常的甜蜜而懇摯他允許常常來照顧伊可是只來了三次他竟不來此刻髮髻他又來了這個溫暖的意味已忘却在嚴寒的獄舍中了伊正在做那甜蜜戀愛的夢時一時間却被鐵門驚破了早走進那剛纔的巡捕喚道起來起來伊擦着眼睛道起來到什麼地方去巡捕道上公堂伊也不知道什麼叫做上公堂却見早晨陽光的和煦已透進這屋子來了伊還癡癡想剛纔的夢境想伊慈愛

的母親想伊初戀的那個十八歲少年學徒的情人伊不知不覺的已到了公堂了伊和那些打架的小工偷物的小竊站在一處伊還解釋不出自己所犯的罪伊想深夜拉客並沒有什麼罪即使果拉到一個客然而也是雙方同情以皮肉與金錢作交換品難道皮肉一方面就爲罪金錢一方面就不爲罪嗎伊正在迷矇恍惝的時候只聽堂上高喚一聲『站起』伊舉目一望對面出來兩人一中一西坐下來了伊知道他們就是官這是伊破天荒生平第一次所見的官

伊這時頭腦中糢糢糊糊身上只是打着寒噤伊還不知自己是什麼罪不知能否再從這鐵柵中出去伊也不去留神別的審判案子伊只見迅速地爽快地一起一起的案子審判下來有的不過三分鐘就完事了伊想我小時聽得家鄉有一個人一場官司拖了三四年怎麼不到上海來告狀不是一刻兒就完了嗎伊又想怎這許多吃官司的人自己堵着口不知道辯護難道自己知道情眞罪實沒有辯護之餘地嗎要是審到我我有一片言語要講咧伊在出神的當兒那個巡捕忽然拽着伊的衣服說上去了上去了

這時伊就站在那個木柵之前只見滿屋子人的眼睛都向伊瞧伊想不出怎麼在街頭拉那陌生男子去尋歡却不知羞恥這一回人家瞧着伊伊霍地的

臉漲通紅起來只見先前那個巡捕走上去說了幾句話伊也沒有聽淸楚只見那個中國官向伊望了一望說你爲甚麼深夜拉客伊想中國的仁慈老爺他既問到我我自然要回答他所以深夜拉客的苦衷了伊正預備一肚子的話只見那位中國老爺已立刻的判決下來說是罰洋十元伊正欲訴他的苦衷那堂上已把伊橫拖直拽的拉下去了

伊出了這審判的屋子伊想我也沒有說得一句話但是我也不知從何說起伊想到他們審判得快原來是這個原故伊又想我那裏來這十塊錢的罰款誰知旁邊轉出一人伊定睛一看却認得就是開妓院的主人只見他和那巡捕說了幾句話付出了一張鈔票他就把伊似領着逃亡的狗一般的牽了回去咧

* * * * * * * *

明日夜間一點半鐘伊又徘徊於街頭電燈之下仍見自己的影子由短而長由長而短往來的行人誰也沒有注意到伊伊只悲慘地震顫地帶着哭泣聲音的向行路人裝出笑容道來唷來唷

西笑

金巳百

▼熱漲冷縮

教師謂學生曰。熱漲冷縮。乃物體普通之現象也。試舉例以證之。學生曰。哦。假期也。蓋當夏日假期。延至六星期之久。若在冬日。則不過二星期耳。

▼心心相印之事跡

有夫婦間。終年不睦者。人或問之。曰尊夫婦間。尙有意見相合之事乎。二人同聲應曰。有即悔當年互相結婚也。

▼故事

湯姆求叔父告一有趣之故事。叔父曰。我將告汝以何種故事耶。湯姆曰。請告我以一慈愛之叔父。贈其姪一小銀元之故事可耳。

▼是不足憂也

有失皮夾於車站者。告之站長。站長命站警查之。久而不得。其人懊傷之極。欲與站警鬬。後忽於衣袋中取得皮夾之鑰。不覺大喜曰。我夾雖失。我鑰仍在。可無憂也。



愛情的虛設

后哲

沈信君在十八歲之前是生長在鄉村中的大自然的環境把他的天真培植得完全無損他在學校裏受課之餘就到家中看他媽媽搖紗他媽媽是很會說故事的一頭搖着紗一頭說故事給他聽他也娓娓不倦聽之有味別的地方都嬾得去不過他的同學們街坊的小友們來邀約他他就和他們一夥兒到山腳底下河流旁邊天然的操場上去舞蹈一會或是唱一陣謌盡了興才回來天黑了喫過晚飯在燈底下讀一兩個鐘頭的書然後睡覺每天差不多都是如此這是他從前生活情形的大概

他到十八歲之後就和這山明水媚的故里告別到一個大都會去進中學校起初還是除掉讀書和游戲而外其他的一切什麼都不過問怎奈人的情感之流最容易受外界的轉移大地方的空氣比較小鄉村裏自然又有種種的特異信君是一個青年血氣未定的青年如何能彀不受吸引而變遷呢可是在學校中有功課來做範圍任是容易受不良環境同化力的一時也不見得

愛情的虛設

就變到恁地所以信君除非天眞滅滅些別的也不見怎樣罷

他在中學裏讀書還不到兩年因爲經濟短絀不能繼續下去就由一個父執的介紹到一家公司裏去充當寫字這個公司很大單是寫字間裏就有好幾十位同事多數的年紀與信君相仿他們自然是說得上了每逢星期日或是辦公之暇常常一塊兒去玩什麼戲館子啦遊戲場啦都不時的有他們的蹤跡信君在從前是學生時代的人與社會很鮮接近所以還不知外邊有些什麼樂趣現在是知道了并且時常領略了不過他初出道的到處總要靠別人攜帶和指導沒有自動的能力

二

信君在許多同事之中有一個最要好的名喚樊士仁曾在大學肄業過學業和經驗都很豐富信君十分佩服他就同他做了朋友在公司裏辦事有不懂的都向他討教就是出外玩去也是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居多有一次星期日他們倆又一同到公園裏去散步剛走進園門士仁就遇着一位女友兩個人遂談起心來淺笑輕颦很親切的談心信君在旁見了不知不覺的便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想也許是羨慕的作用咧士仁和那位女友談心談了好久才殷勤作別回過身來和信君說笑信君很想問他與那女人有什麼關係又以爲別人家事體不便過問所以悶在肚裏沒有向他開口兩人走了一會

遂各回寓去了

信君自從那天在公園裏看見士仁和那位女友談心一幅戀愛之圖便在他的腦海中深深印着很要明白他們倆的情形隔了好幾天實在忍耐不住便問士仁道那天公園裏和你談心的一個女人伊是你的什麼人呀士仁道你問伊作甚信君倒楞了一楞回答不出停一會兒才說道我想一個人能彀交到女友互相密語那種幸福委實不可及咧士仁笑道幸福嗒眞是不虛啊我告訴你罷伊是我的情人我們倆的愛情很濃差不多每次星期日都在那兒見面哩信君聽了如同受着莫大的刺激面色不由的變了一變停過幾分鐘才回常態低聲說道你們倆的愛情如何就達到這樣的濃厚呢士仁道這也不是一天的起初書信往來後來時常過從愛情的熱度就漸漸兒增進了信君道你有情人使我羨慕到極點但是也能替我介紹一個麼士仁道笑話了別的可以介紹情人那裏還好介紹呢這原要男女兩異性由於自然的衝動互相戀愛才有精神上的契合別人是介紹不來的你要得情人你自己去好自爲之罷信君聽了這話不免大失所望便無精打采的走開

隔了兩個多月信君忽然投海而死了公司裏的人沒一個不大爲詫異想他平日幷沒有不如意的事爲什麼要輕生呢就是士仁素常和他是最密切的

朋友了竟也不曉得他何故自盡很要知道他投海的真象就到他寓處查察查察看有什麼可疑之點各種東西都檢點遍了一些兒可疑的地方也沒有到最後在他書篋裏得着幾封寫好未寄的信士仁便拆開來看

第一封道

昨天在公園裏無意和你相遇承你不棄允許和我做朋友真是三生幸事我覺得快活到極點啦我這一向來很想交一個女友居然與你相遇是何等巧事啊這也是冥冥之中有定數存在罷我們倆應同感上帝咧你的容貌和天上安琪兒一般學問又豐富性情又溫柔其他一切沒有一樣不好世界上要再找出像你一樣的第二個人來我可以決定說是沒有的了我和你做了朋友實在快慰啊我情願歸依你永久聽你的使命了你是很看得起我的也一定是允許罷我們星期日仍在公園裏相見那時我有許多的心事要向你面訴呢

第二封道

剛才接到你的回信益發使我快活而安慰了你如此多情我感激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我年紀很輕就到外面來謀衣食沒有人顧惜我憐念我現在竟蒙你輕憐密愛十分體貼我就是從此死了也甘心咧我情願把我的生命之樹交給你了你

允許替我收管嗎哦你這樣愛我一定是允許啊你的回信我讀了一遍不忍丟掉讀了兩遍三遍以至百千萬遍終不忍丟掉我現在已把他很深刻的印在心板上了我雖死去也不會模糊而遺忘咧星期日下午我一準在公園裏恭候務望你早來其餘的話我們見了面開談罷

第三封道

我從前看見別人有女友我沒有女友就覺得相形見拙非常的羨慕抱憾現在可好了居然得了你做朋友我從此可以自負我的幸福之日也已開始了我希望我們由友誼上的關係逐漸進步而至於發生愛情上的關係那不是更好嗎我要效法毛遂的自荐了我們倆就互愛罷請你做我的情人罷上帝生了我賦我有很充分的愛情到如今還沒有相當的地方去用我要用到你身上來呢你允許嗎願意做我日夕所想望的情人嗎請你立刻賜我一個很切實的回音好讓我放心啊

第四封道

我眞幸運呀得了你一個有才有貌的情人我們倆花前月下攜手談心世間的人們誰見了不羨慕呢我自從和你接近精神上已得了無窮盡的愉快現在又爲羣衆所羨慕實在榮譽……

以下還有第五第六……好多封都是寫着很懇切

愛情的虛設

很甜密的情話士仁仔仔細細的看過一遍不覺詫異起來道信君竟已有了情人麼我眞還不知道那麼他此番投海自盡一定是失意情場決無可疑的了但是他這一向來并不常出去就是偶然出去也是同我在一塊兒的時候多他和情人相會我怎麼連影子也不得而知眞是可怪而又可疑了還有一層他既寫這許多信給情人爲甚麼一封封都寫好了不寄出去而且他在情書上也不寫出他情人的名字來豈有寫信而不題人名的道理嗎這更是莫名其妙啊……士仁拿着幾封信很深刻的推想慢慢的揣測忽而恍然大悟道得了他這許多信是單方面虛設的罷他的投海也是爲虛設而犧牲啊唉可憐……虛設……



老樂師的仁慈

唐振常

我在巴黎的時候約定了他每星期來兩次奏他所練熟的樂曲後來他出於同情每次一定奏『脫魯佛駝之女子』兩遍他奏樂之時站在街中目不轉睛的直望我的窗奏完了他一定脫帽道先生再會罷

他的樂器是一種屬於四弦提琴的筒琴是舊到不堪了但是樂器是愈舊而愈妙的幷且他的筒琴音是一種上等佳質和現在戲館音樂班裏粗音的大不相同他奏出來的音調帶有抑鬱悲慘的意味奏進行曲時也有一種天然的和順音奏和諧調時他能奏出和老年人含糊不清憂鬱中心發出來的哽咽聲音一般雖然他的樂器原有這種聲音然而這位老樂師也有一份感動力所致的

我有十數次獨自出來遨遊的時也雜在那些鶉衣百結的童子羣裏聽他的音樂我看老人的衣服就知道他是一個曾經滄海的失意人如此的我們常常相見倘有時我能勾留一下子我便立定來聽兩三首曲那老人就表莫大的感謝了

我袋裏時常有一塊塊的糖片預

備給那些餓瘋狂吠的狗也一概給了老人的猴子那猴子和老人非常的親愛有如人家父子一般當伊主人奏曲之時伊會擠作一團的逼近老人身邊不做一聲有時因爲有些弄皮的孩子拉他的尾巴伊就跳起來用一雙閃閃的眼仇視他們惟有伊對於我非常之客氣伸手在我掌上和我握手伊最喜食甜蜜餞菓與炒杏仁以爲這兩樣東西是世界第一食品了。

秋天極快的過去了嚴寒的冬天又來了那些富人已經穿着新式的衣服而可憐的窮人不特沒有得穿還要在北風裏抖震對於那滿著重裘手帶手套的過路人想討一兩個銅幣更難了

老人仍然時常和我相見他這時身穿一件老羊皮天氣愈冷他拉琴也拉的格外快使得他暖一點到了十二月時那首『脫魯佛駝之女子』也變了進行快曲老人的猴子現在也斯文了許多她雖然穿起一件和英國人所着的粗呢外大衣却仍然要爬入老人的大衣裏當他們在外受冷之時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天天坐在我的舒服溫暖的房間不特我不能夠幫助他們簡直差不多忘記了他們這也不能怪我的因爲我要拌命的預備畢業考試呢

我記得明明白白有一天是新正元旦我從腦典大禮拜堂的面前經過這時候彌撒禮恰恰做完那些人和潮水一般冲出來有成陣

的乞丐排列兩門旁淒淒慘慘的向那些教友求乞離他們稍遠的地方有一個垂頭伸手的老人雖衆獨立在我的悲痛奇怪裏我見我的朋友老樂師祇穿他的陳舊外衣那件老羊皮已經不知去向了不特如此幷且他的筒琴和小猴子也一幷都不見了起初我想跑到他面前却不知怎樣的又停了雖然有許多人停了脚摸摸他的衣袋我却不見有一個銅幣跌入他的手掌後來人漸漸的散去那乞丐也一個個的蹣跚去了最後有一個小孩和一個帶喪的紳士由禮拜堂裏出來那孩子一見了老人就馬上跑到他面前給了他一個銀幣老樂師就極恭敬的鞠了個躬來表示他的感謝老人將這個銀幣非常的當心包在一條舊手巾裏然後傴腰曲背的向前行似乎仍然負他的筒琴一般我有好幾回想趕上去和他談話却又停了這朝我橫豎沒事所以就跟了他行

我們過了馬背街轉入保而花街（都是巴黎的街）這條街最多行人因此我就貼近他行不久他就停在一片精緻的糖食店面前不料他居然大踏步的入去了我就站在窗前假作參觀貨物和我並排的有四五個襤褸窮人正在那裏靜想那窗裏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美食品我窺見老人仔仔細細的解開了這條舊手巾將那小孩給他的贈品給了那個夥計他出來之時我幾乎來不及避開他

手上拿了一個紅紙袋裏面大約滿貯甜菓急急忙忙的飛步向動物園的方面去了我見老人的行爲很是古怪我更加要偵探他了不一刻他就入了仁慈醫院後面的一條藏垢納污的街堂在一家破舊不堪的房子門前不見了我等了約莫有兩三分鐘的光景就摸摸索索的闖入這間黑暗如墨的屋還要上一道齷齪的樓梯梯盡處有一間冰凍漆黑的房間在那房裏有三個襤褸小孩緊緊的偎伏圍繞着一隻半明不滅的火盆室內的什物有一張乾淨的鐵牀牆壁上掛有一個十字架像和一根玫瑰念珠窗旁還有一幅馬都尼的神像下面有許多的紙花當敬神的物我生長在意大利所以我就操意話問他們老人的住處其中一個稍大的女孩對我說頓開脫奴先生（就是老樂師的名）住在頂樓於是我從新上去用手輕輕的敲門然而裏面沒有人答應我就老實不客氣的自己推門入去房內有火光從煌煌的爐火裏發出來頓開脫奴背着我坐所以他不見我入來他跪在爐邊很忙的烘焙一個大湯碟距他不遠地板上有一張被褥那件老羊皮大衣就蓋在上面褥旁鋪一張新聞紙上面有種種的美食品一隻蘋菓和些合桃覆盆子還有那隻新買的紅紙袋老人放一大塊的糖入碟裏隨後用一根竹來調和一方面他又用一種誘勸的聲調道這是很甜蜜的東西這是

很甜蜜的東西牛乳和糖是何等美味我的寶貝汝勿啼哭現在好了

一陣輕輕的沙沙聲從那件老羊皮底下發出來隨後就有一隻黑而細小的手伸出來向着那隻紅紙袋老人瞧見勸戒道先食牛乳先食牛乳隨後又續着道不要緊的你就拿一個能由紙袋裏取出一隻大炒杏仁給伊那隻小手於是就不見了不一刻那件老羊皮就發出一種嚼碎的聲音頓開脫奴倒些牛乳入一個碟裏然後非常當心的揭開那件老羊皮的一角原來那隻細小可憐的猴子就躺在這裏伊的胸前腫脹起來眼睛發可怕紅赤色他的面孔也縮小了容貌也變了死灰的顏色老人抱伊在膝上猶如一個慈母細心餵子一般餵了幾湯匙煖牛乳入伊口裏伊用冷淡的眼望了一望檯上的食品然後茫然的用手向老人的鬚一抹因爲伊已經疲極了所以連頭也不能擡一擡不時的咳嗽使得他的瘦弱的身體也顫顫的震動伊用兩隻手緊緊的抱着伊的頭顱頓開脫奴很憂愁的搖搖頭然後又極當心的再放那病猴在原處

老頓開脫奴一瞧見我便不覺面上微微的變紅色我對他道我剛才偶然經過此處見你正在踏足入來因此我就貿貿然的闖入來了我一邊說一邊不自主的用眼睛滴溜溜的四面張看那隻箇琴頓開脫奴却已會意他說不能够

老樂師的仁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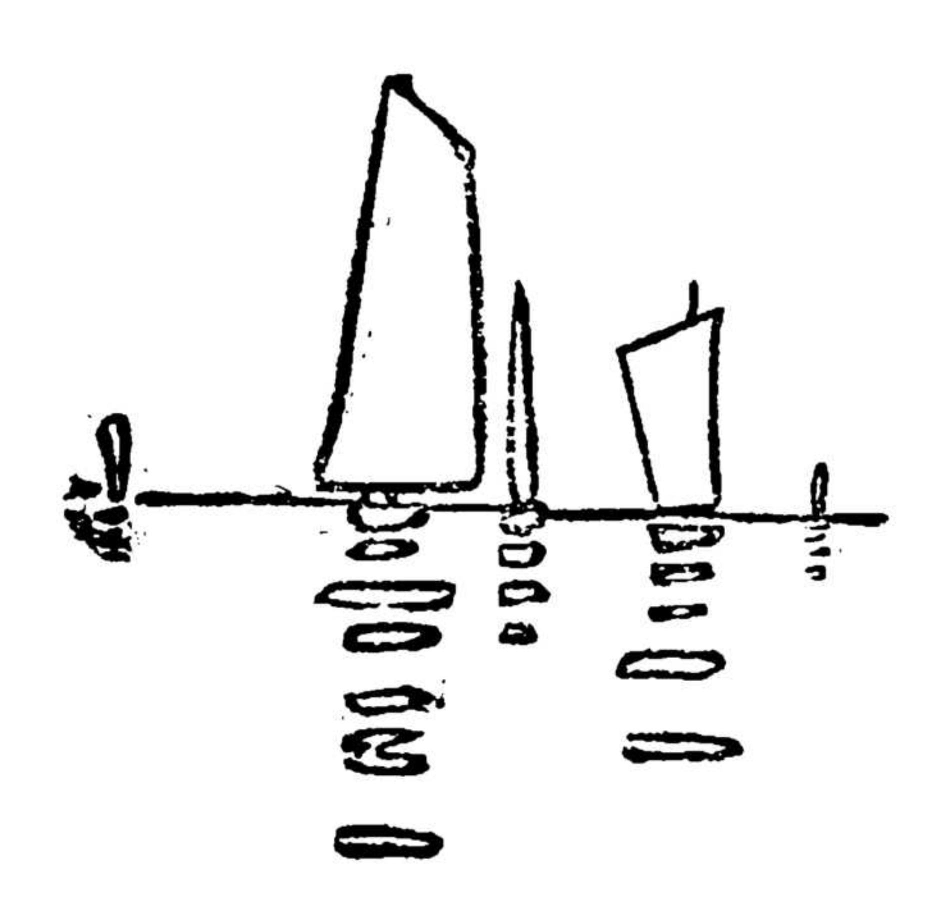
弄筒琴了然而能够唱歌我瞧瞧那大堆的燃木和一張新的絨氈掛在窗前以阻冷風之吹入還有新聞紙上的一大堆食物我就明白了他筒琴的去向了

老樂師對我說這隻猴子可憐生了三星期大熱症了我和老人都跪在病猴的兩邊伊望着我似乎不能出聲的求救於我我見伊的鼻着實熱有如小孩生病一般伊面上的皺紋像一個老婦人惟有伊的眼具有人性伊的呼吸極短促我可以聽得伊的喉嚨裏的響震聲

伊的病狀可不問而知是肺痨病伊時常伸手向我們求救我見了這個景象也不禁流了幾滴淚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動物園裏的管猴者他和我就在這晚從新再到老樂師家看看病猴看完後我的朋友抓抓頭說是沒有法子可想了後來他居然不錯過了一星期之後頓開脫奴房裏的火已不見了仍然變回從前黑暗世界一樣

六

老人由當店裏從新取出那隻筒琴使有一個個銅幣跌入他的袋裏惟有……唉……他身旁的那隻活潑猴子已是不見了



文學家之墮落

烟橋

二十年以前惜命生剛是全盛時代在健行學校裏畢業因爲文學的出羣一位文學教授把伏女般的掌上明珠嫁給他他那時靠着惜命生三個字在一家報館裏擔任新聞記者兼着一家書局的編輯雖是沒有恒產却很能在上海成立一個適意的一幢屋家庭他在十年前的租界文壇上着實有些名望但是他覺得這樣一天到晚只是從腦袋裏搜括材料再也沒有輸入補充的機會可不是有破產的恐慌麽因此他便每天抽出幾個鐘頭來看書他所看的都是古代的文學著作心思很費所以不上一年却發生了初期的肺病了醫生勸他節勞少用腦力他便把新聞記者的一席辭去了雖是經濟上不免受些影響却還不致窘迫並且他每天很有藏修息游的工夫他便想爭得將來文名垂久的地位專心把從來文學家的精神仔細尋找出來覺得詩的一物最是有味詩人也比較別種文學家來得多些可知道一定容易成功一點詩人的位直十分高尚雖是成名後自己聽不見後學的讚嘆欣慕就是在薄有微名時

候則身名流之列此唱彼和也覺得令人豔羨那時節科舉初廢試帖詩已經歸諸淘汰有一派新詩在維新後的文壇上樹起旗幟來憎命生一肚皮李杜高王看了那種腔調很不對脾胃只是一時風尚在上海灘上更見流傳書局裏編輯部長知道憎命生近來詩學大進便來請他做幾首出色當行的新詩編入一種雜誌中間也見得書局裏人材不弱呢憎命生有了詩人的程度自然有些詩人的脾氣他聽了大不滿意起來他說做詩和別種文字不同不是可以勉強成功的倘然詩境不好詩思就不會來的詩思不來那裏能夠成詩所以和韻應題便是失掉詩的眞精神沒有詩的眞價值了並且詩也有詩的格律不能隨着私意拿來改造的他們把幾個似通非通從日本文字販運來的名詞囫圇吞棗般硬嵌在五言七言中間就算文字革命這樣文學有一點兒價值麼他這一回的牢騷很惹起人家的注意一般人都說他腦筋太陳腐不適於時因這一點大家對於他的著作從前很傾向的如今也嫌他神貴古昔太不吸受新空氣了後來因着他不肯替書局裏編輯新文選請他脫離職務他也並不失望以爲詩窮而後工如今有了窮的機會便是工的機會到了他便省吃儉用儘着以前積下來的錢生些利息苦苦的過度他竟成了樂天安命的陶靖明式詩人了後來他的岳父眼見

他不能賦閒薦他到一處中學校裏教授國文他也很得意以爲現在學校裏國文太不注意中等學校更是忽略心想正好借此提高程度發展他的抱負來所以左騷史漢講解得十分透澈學生作文改得非常認眞並且想把詩的種子傳布到那些青年裏邊中間很有幾個有文學根抵的和他沆瀣一氣教學相長倒也得意誰知那年忽地起了什麼旋風似的把青年界吹得頭昏眼瞎好像中了風病舉止也改常了主宰也失掉了文學上本來新的和舊的大家容忍着做成面和心不和的模樣如今也給這陣旋風吹起大大的間隙來兩下大家樹立旗鼓一點兒不留餘地各自築陣書城奮鬥起來新文學的一派另外去找到了幾個歐化的標點符號來當做炸彈手鎗這時候來勢洶湧舊文學有些抵擋不住了很有幾個老早做了降虜也自「反向城頭駡漢人」了惟命生自然很有節操再也不會隨波逐流與之同化的起初還想爾爲爾我爲我大家不要破口後來空氣漸漸的緊張他所教授的學生也有許多人加入了革命的團體也要先在自己的一級裏開始攻擊嘗試他們的戰味第一次就下了一通改授白話文的哀的美敦式請願書惟命生非但不肯做騎牆派迎合學生並且在講壇上面大大的批評新文學竟是說得一文不值那些本來文學程度很淺的學生格外贊成白

話文一來也可以文飾他們的短缺究竟白話文來得容易成績也見得好些就是那些先生們也有和他們表同情的因此便顯然起了新舊衝突了雖是有幾個喜歡舊文學和憎命生同調的究竟寡不敵衆也沒有力量況且諸多博士碩士也在那裏提倡新文學自然聲勢很大了在上課的時候也鬧過幾回憎命生憤憤的向校長說話那校長最怕的是起風潮所以勸他也還就些憎命生說不要說是教書自有一種學術上的主張不能阿私所好就是書場裏的說書先生只能掉換人不能因着聽客不歡迎便中途換唱別書的現在中等學校國文已經低淺日甚若是再用了白話文恐怕數十年後經史子集要當他梵文符錄了我們中國只有這文學一項很得各國學者的尊重企慕如今不是自己在臉上塗了泥污麽他這樣固執自然要立腳不住弄到結果那校長聽從了學生的請求把憎命生辭退憎命生雖是氣憤却並不在意依舊保持他詩人自許的態度也不和人爭辯只是杜門習靜專心一致的用功夫在詩上不過詩果然進境了那生產能力既然沒有經濟狀況自然跼促起來憎命生的夫人時時在他旁邊絮聒要他在生活上分工互助他因此又做了幾首感懷的詩把米鹽瑣屑問題置之度外到了歲寒日暮未免有些催租敗興的人來大除夕那天學者賈島祭詩韓愈

送窮又添了詩料新年開始他的夫人和他鄭重談判了幾回惜命生覺得無米難炊畢竟要做破天荒的詩丐呢因此也打動了出山之想不過那時節白話遍地誰要來請教陳腐的詩人呢有一位從前的得意弟子現在一家時合書局裏擔任總編輯本來很景仰惜命生的文才如今知道他生計緊迫急求用世因此便和總經理說妥請他幫辦編輯每月三十元只是要限定字數無論辭著至少有一萬字的作品惜命生對於這種條件並不加以研究以爲一萬字很容易做成的只要每天做一兩個鐘頭就够了當下答應了便按時到書局裏去第一天只是做一篇算命須知的序言他雖於算命常識完全沒有但是套着古文觀止的調門胡亂做了三百多字也交卷了第二天總編輯拿了一部金瓶梅來問惜命生新式的標點符號可明白麽他說明白的不過我很反對不滿意用這些標奇立異的怪物總編輯笑着說這是總經理的意思以爲這一部書若用新式標點符號一定可以和新式水滸西廂紅樓儒林外史並駕齊驅得一般青年的歡迎因爲手續略略繁重些却並不費心思的所以請先生幹了罷惜命生知是出於門人的好意似乎不便堅拒況且寄人籬下也沒有法想因此接了來按着精神上的苦痛勉強圈點了一通足足費了兩星期大功告成後來排印校對又是一個月

出版以後果然銷場很大總經理只是口頭稱頌了一聲一些沒有實惠的報酬給他第二個月書局裏預備發行一種小說雜誌在外邊請了一位有名望的小說家掛個總撰述的虛銜那實在操取舍之權的却是憎命生他對於小說從來沒有寓目過的怎樣算是好小說怎樣小說須出大價錢一些沒有把握總經理因爲他圈點過金瓶梅很得人家的贊許大概他於小說很有研究了他每天接到外邊寄來的小說平均總在一二十篇左右少不得自首至尾讀過一遍有的點啊豎啊占去了大部分那些文字似通非通不要說全篇的意思看不懂就是一句講一句也有些格格不吐這是最普通的新派小說有的裝上許多形容字只是說些婚姻不自由或是淫奔或是自殺或是離婚或是再嫁都是大同小異幾乎千篇一律這是最普通的舊派小說有的題目下注了什麼國某人原著照着原文一個字一個字直譯下去還怕人家疑心他出自心裁特地附寄了一本原書來看原書倒容易了解看譯本便有些難以明白了憎命生最喜歡的是文言小說第一聊齋誌異式其次花月痕式但是如今却很不多見就是有幾篇也是只有空架子沒有什麼新意思附帶的詩詞歌曲有的像籤訣有的像盲詞也沒有平仄的規律押韻全不拘束這些作品如何可以挨讀下去起初看過了都向一隻

抽屜裏塞去想過幾天一定有較好的東西投來的不料兩三千篇投稿程度竟不相上下他便和總編輯商量總編輯說請你不必認乎其眞只要下面署的作者姓名在別的報紙雜誌上登載過便可以錄取這是操選政的祕訣如此豈不省力了許多憎命生明知這是很不合理的方法但是可以趁此完了卷也無不可因此便草草率率的編成了四期交給總編輯總編輯略略翻了一翻便說第一期你老先生必須做一篇緣起每期總要做幾句按語把各期的妙處說些出來憎命生說緣起却還可以做只是按語很有些困難因爲我從良心上說一句話簡直沒有一篇是有價值的那麼教我怎樣說得出妙處來呢總編輯冷冷的微笑說要是處處顧着良心恐怕無論什麼都幹不來了憎命生細辨這兩句話知道自己的性情太古怪了以前已經逢到兩次挫折如今很有些前車可鑑的警覺不要爲了本性不肯遷就把很不容易找到的飯碗磕碎了究竟人生問題是眼前的難關那文壇虛榮沒有實際的接觸還是把詩人的自期犧牲了罷

他這樣的混了幾年倒很足以溫飽有許多舊時朋友知道他素來專攻文學便來請教和他討論詩知他竟應對不來人家請他做一兩首七絕詩却做了一個多月還是很不足示人呢他因此又記起了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格言了以

前很用過一番心血的詩如今拋棄在書架上彷彿本來已經走了半路忽地轉了舵退下來那麼這已走的功夫不是白化了豈不可惜眼見近來也出了幾種詩集什麼狗兒咧貓兒咧很有人要看不過是新詩並不是舊詩他還想再奮鬥一回看勝敗如何因此把舊時所做的詩二千五百多首斟酌盡善推敲良久删去二千多首只存五百首他自己也很得意請幾位舊時詩友題了幾首詩或是做了一篇序恭恭敬敬送到總編輯處總編輯說這件事要請總經理的裁奪因爲這種出品將來一定虧本的那書局是營業性質虧本的書印他則甚呢憎命生說既然要虧本却不好累書局的我來自印自發行能當下取還來還不死心走到幾家翻印經史子集的書局裏去誰知一家也不要說是若是孤本舊籍倒可以易重價舊人的舊作或是新人的新作都有用處惟有新人的舊作却無人過問試想現在的人還是穿着古代衣冠在街上走可不要目爲怪物麼那裏有人肯去睬他呢憎命生還不死心索性自己拏出錢來印了一千部登了三天廣告那廣告却是用古文體很有人解釋不來到了年底結算只售去十多本其餘的各地書店嫌着累墜都退了回來並且說沒希望推廣了這一來却使憎命生幾乎氣出病來一年來所積的辛苦錢賠墊了一個錢不剩他的夫人對他說還是稱着

斤兩當亂紙頭賣倒可以換五六錢塊買五斗米呢憎命生恨恨的發個狠說不打緊待我來昧着本性把文學的眞精神毀棄了拚命向下流走去不怕沒有錢賺從此他把詩的一字抹去了只是做那騙人的作品今天特價明天預約在報紙上登了花花綠綠的廣告什麼秘訣什麼全書什麼豔史什麼彙刊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那裏來的這麼許多的著作一天到晚只是剪貼不到一年憎命生三個字又在簇新的文壇上坐一把交椅了但是讀過他以前著作的人都說墮落了不過還是稱頌他的占多數呢



向愷然家之猴

釧影

向愷然先生家蓄一猴•雄也•一日有作猴戲者登門•攜一猴•大小相等•則爲牝者•兩猴相見•互拊其體•感情甚洽•向君擬購之以爲配偶•而猴戲者見狀•索價甚巨•其實猴已枯瘦•購之不過四五金•乃向君願出十金贖此猴•猴戲者尙靳之•旣而猴戲者將去•兩猴互鉤其手不釋•強分之•向君之猴•悲號者終夜•



全國廢禁婢妾協會

黃卒珉

那年——也記不清是那年反正有這麼一年——的雙十節全國廢禁婢妾協會舉行十週紀念大會我也曾去參觀會所是由全國對於廢禁婢妾熱心的人捐資建築的極爲雄壯這是中央本部另有支部遍設在各省差不多荒村僻鎮都有至於各處的會所有的是由當地慈善家或紳商捐一所房屋或是捐資興建的還有借用善堂廢寺的不一而足總之視那裏的情形而定但是無論那裏的支部都同中央本部一樣有三個附屬機關

(一)陳列所

(二)敎養院

(三)女傭介紹所

以上三個機關設在中央本部的不過比較上規模大點內容的設備確相同我那日首先參觀的就是陳列所其中分甲乙二部甲部是陳列些關於妾的紀念物品我未踏進門就見所懸的牌子上面書明西人恕不招待與禁止攝影等字樣走進屋內早是烏鴉鴉的萬頭攢動最觸眼的是空中懸掛的字句寫的是「人間地獄」「女子是男人的玩具嗎」「何謂男女平權」「推翻專制家庭」等等再隨衆人向櫥中望去陳列許多臘人模型臘上掛的圖畫也不少全是妻妾爭噪家宅不寧尋死覓活的妾受大婦虐待或處處受人侮辱的也有大婦懦弱被妾欺的不一而足更有妾不堪凌辱迫而吞服鴉片毒物或自縊投井或剪髮爲尼的衆妾爭寵家庭紊亂的或納妓爲妾捲逃一空的妾受人慫恿背夫私奔終至自殺的總之種種罪惡慘劇由妾而生而男人實厲之階呢至於諷刺圖也不少如男子以金錢購泥質美人把玩不久棄而另買新的也記不清許多另外幾座櫥中放了些窮極奢華的衣飾與化裝品全是表明妾善於糜費其中有一小手囊旁有紙標註明某人愛妾曾於兩小時中將囊內所蓄之兩千數百元花費無餘尙未盡與云云又見某人妾一月零用賬單即西餐一項已是五百餘元還有戲園綢緞莊珠寶店水果糖食店旅館等等的節賬單全是百元至數千元眞是嚇人

又隨衆人到乙部去觀看忽見近面立定一個十三四歲使女裝束的女子衣衫不整滿面淚痕黃瘦的臉上同頸間有許多青紫傷痕是要向旁邊井裏跳去的樣子大家仔細一看方知是蠟製的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很是令人傷感再看櫃中陳設了許多皮鞭藤條雞毛帚鴉片煙釬銘鐵等物每件上面全有紙簽書明某人某人用此物虐待其使女使女因是喪命或受刑不過迫而自盡的也有逃到本會或被會中偵查救護的當時詳細情形忽見衆人仰頭向壁我也看去紅紅綠綠的圖畫懸掛滿了其中有「一煙榻上臥少婦一面吸烟一面用煙釬惡很很的刺旁坐爲其捶腿幼婢的股間婢倦眼朦朧似從夢中驚醒牆上掛鐘正指四點窗外已有曙光」再看旁邊另一幅「一惡婦用通紅銘鐵銘一婢女的兩乳婢倒地上面目猙獰可怖旁有一飯碗碎在地上」更有「幼婢像食被主母打斷兩腿的」「婢見辱於男主人忿而自盡的」還有「一人腳踏許多女子遍體血流呼號的」諸如此類不知有多少也看不完實也不忍細看再走過去又見一座石像是位女神一手持燈一手持天平彫刻得極工精再隨衆人走出門向南轉灣就是教養院進門靠左邊的二間屋子是出品所大家走進去一看就有所中辦事的婦女走來和顏悅色的招待裏面陳列着繡花紡織物品編物花邊化裝品鞋襪等等全是所中

全國廢禁婢妾協會

婦女的出品價廉物美來賓紛紛購買原來這教養院是專爲人家解放出來的或是逃來的或是經會偵查救護的婢妾已禁的娼妓從拐子人販手中救下來的女子等而設的一面教他們自立的智識能力一面替他們設法謀生或正式嫁人爲妻總之使他們各得其所不致復墮火坑這院中設有工藝科專學刺繡裁縫造花紡織等女子應用的工藝共分九組每組約八九十人計占屋十餘間工具新穎設備完善普通科則分甲乙丙三組共有二百二十餘人所學是應用文字家政學家庭簿記家庭醫藥學看護學兒童教育管理法烹飪女紅等銀行簿記科是專學銀行學簿記學等商業科是學商業知識簿記速寫打字等美術科是繪畫彫刻攝影等另外又有電報電話班是專爲服務電報局電話局而設的以上各科各班人數少則一二十人多則數百人不等所以從前無智無識蠢如鹿豕的窮女苦婢或囂張奢侈的蕩妾淫妓一入此院莫不學有專長投入社會足堪自活或擇良而配也得經過正式婚嫁手續要是才學出衆實堪深造的所中送入國立大學或更資送出洋留學眞是爲女界造福不淺也替女界揚眉吐氣不少

聽說新入院的難女婢妾妓首先須在預備班學習三月務使原有不良的習慣不正的行爲改善再細查其性之所近與其自己對於己身前途的志願旨

趣而後定其所應學之科藝以免久久不收功效而且經此三月馴練惡習卑行與不良嗜好如吸香煙等完全改善則不致爲害羣之馬使全班學生受其影響將來學成除如上文所言投身社會服務或出洋留學外如欲擇人而事者應經過正式婚嫁手續而須在年齡二十歲以上未屆此年紀的須從緩得在所中服務如有家可歸者應由其家長妥具甘結舖保呈請官廳立案方可領回但無論獨身謀生及嫁人等均仍由會中保護監查或指導一切

隨後參觀院女的宿舍飯廳浴所書樓娛樂室健身房游泳池等設備完善應有盡有所以不但是平素受苦的婢女一入所中有如到了天堂一般就是那種居移氣養移體的妾妓也是樂不思蜀不覺得半絲半毫不方便反覺得如此方是人生正途更加其中的教職員多是慈祥和善的又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一班如野馬的妾妓與苦喪臉的婢全都被他們慈祥之氣所陶化不由得不氣質大變放蕩的成爲端重拘謹的變爲活潑

我正隨衆人各處觀看忽有巨大聲音起於半空說請諸君至大餐室用茶點原來是輸音筒的作用於是大衆隨着招待員向西北而去所謂大餐室已在眼前是五大間統廳佈置得莊嚴美麗廳中縱橫設列長桌足可坐千人來賓陸續就座飽餐茶點我也大嚼起來聽說是教養所所女烹調的呢隨有該會

全國廢禁婢妾協會的主任甄珊士年已五十多歲精神飽滿從主位上立起來致謝道

「今天蒙諸君連袂惠臨賜教多多足見這廢禁婢妾的主張是得大家熱烈的同情的十年來承國人極力幫助卒使敝會日見發達不是敝會的幸福實是一班苦女子的幸福鄙人乘今天的機會代表他們向諸君致其誠敬的謝意並將敝會十年來經過情形同進行方針詳陳之

蓄婢納妾是大家公認的一樁慘無人道極爲野蠻的專制家庭制度是平等自由博愛三大主義的一個極大的障礙物共和國家的一大汚點到如今雖有敝會極力提倡廢禁婢妾可惜進了幾年這專制家庭制度不能與專制政體同時鏟除確是女同胞的不幸也是中國的不幸也實是敝同人等引爲至憾的事這蓄婢納妾之風在前清專制魔王勢力之下尚稍有限制可是自從革新之後不料更反本加厲起來一班武人政客倡之於前巨紳富賈和之於後以致不但廢禁無望而且有增無減那時稍具熱腸的看見這種自相殘害慘無人道的事忍無可忍發個大願心要從水深火熱之中將那班苦女子拯救出來於是聯合全國人民就向政府要求明令永遠禁止人民蓄婢納妾果然衆志成城那日的要求得了圓滿的結果不久政府也下了一道命令大家以爲從此

婢妾廢除了誰知幾個月以後毫無效果於是方知祇靠一紙空文是不中用的立刻聯合了全國熱心人士創設這個全國廢禁婢妾協會以爲政府的後盾除了中央本部外全國各處均有分會會員計達八千萬人以上以後尙望國人極力協助方爲感幸敝會進行方針分兩種第一步是首先將現有的婢妾一體廢除了第二步是設法杜絕來源使人不能再蓄婢納妾第一步的入手辦法是協同官廳清查全國人民所蓄納的婢妾實數與婢妾的姓氏年齡籍貫賺押娶納的年月詳細立表註册一面靠文字上的宣傳（就是發行書報圖畫等）同講演是由男女同志隨時隨地向居戶人家極力曉喻勸導務使他們將所錮禁的婢妾一體解放出來因爲此事本非用強迫手段可以收效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但是困難之點很多而且對於妾的方面尤甚當時同人等很是澈底研究了一番因爲納妾不像人家蓄婢不過是有錢的在荒年凶歲從難民或窮人手裏賤價買來欺他年幼無知易於驅使服從命令非刑虐待也無力反抗就是因而喪命他的身體既屬於我當然生死之權由我操之也算不了什麽而且閨閫之內可使他任意出入較他人爲便尤易成爲心腹或者以非虔蓄婢女不足表示闊綽的所以純是奴僕性質與家庭之間無甚密切關係一

且果有人極力勸導自然漸漸解放了至於妾的廢除問題確是極困難的因爲納妾全是打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大旗號所以不但別人不責他違背人道反從旁贊助果眞爲子嗣計的固有爲娛樂計的占多數竟有於正室之外納妾至數人者如若不論情由一體廢除則對於年紀尙輕未生有子女者或可而對於年紀在中年以上已生有子女或其子女均已成人甚至已經婚嫁的實覺於情理不合不過這層確又與妾的出身很有關係如出身在貧家或由婢收房的本爲正經人家女兒故多謹守婦道生育繁滋對於丈夫有濃厚的愛情即使平素不能容於翁姑嫡室受酷烈的虐待而泥於舊思想只知從一而終對於廢除一層實非所願不像娼妓出身的淫蕩性成深知其身爲男子玩物彼又何必有眞愛情不過爲衣食而來焉有不任情揮霍游蕩的而且多不能生育對於丈夫家庭均無所牽掛大多數是貪戀虛榮惑於錯覺並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不齒於人類的但非妓出身的妾也都有此種觀念這全靠女會員勸化他們改正他們的思想使他們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是不合於人道的不過本會自經細細調查之後妾的出身以妓爲多不能生產的也不少此種人自然易於廢除但是也不全是如此不能不有一個折中辦法譬如

（甲）妻歿妾止一人無論有無子女得扶正但須經過正式結婚手續並由敝會核准。

（乙）妻歿有數妾中有一人確已受孕由醫生證實或已生有子女者照甲項辦理其餘未受孕或無子女者均入本會教養院

（丙）妻在如有妾一人或數人而均生有子女者均須入本會教養院其子女責成正室妥爲撫養教育每星期得來院聚晤一次如有孕者於產後入院

（丁）妻歿而數妾均生有子女者除擇其納娶最早者照（甲）項辦理其餘諸人照（丙）項辦理

以上辦法實爲一時暫行的規則至於教養院諸君已經參觀過了內容設備不周辦理未善請諸君盡情指教再該院是專爲安插已經廢的婢妾禁的娼妓從各處救濟來的被難婦女而對於禁娼販賣與拐帶人口尤爲注意因爲非從這幾種入手不能收澄本清源之效所以一面將現有婢妾陸續廢除一面杜絕來源務使婢妾絕種後來除設法在被天災人禍的地方救濟被難婦女扶助窮民不致鬻售女兒偵查拐帶與販賣人口又請政府嚴厲禁娼又請求下令對於下列數事極

力實行。

(一)實行一夫一妻制度——結婚須達一定年齡男在二十五以上女在二十以上結婚之前須向主管官廳註册違者重罰

(二)生育限制——一男一女為限有節制生育良法與必孕法以補救生育過多或不孕者再生育須向主管官廳註册以便考核窮苦者由政府撫育另設公育院

(三)勞働保護法——勞働者(專指以勞働為生而言男女僕傭亦屬之)得受法律保護不受僱主的虐待與束縛除優給合宜工資外對年終加薪養老金撫卹金等均應從優規定而僱主對於傭工的身體安全負完全責任至於傭工如無故被僱主辭退得由政府干涉如傭工實非自甘墮落無術謀生的也須由政府設法安插或代介紹職業如有疾病殘廢不能工作者亦由政府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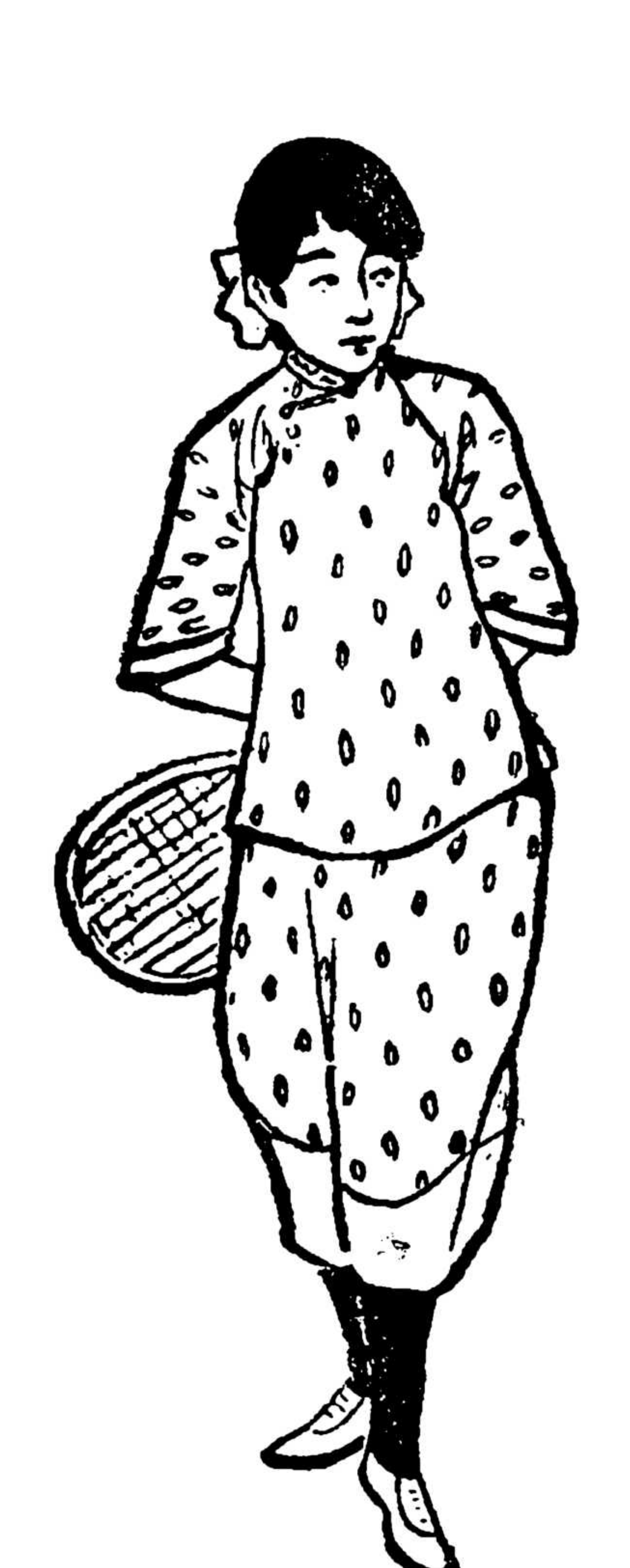
強迫教育——男女年屆五歲均須入學受同等教育貧苦者由政府經管

以上四則現在已將次實行確是廢禁婢妾的根

本辦法諒諸君早已知道的以後敝會應當極力協助政府嚴厲實行這幾種計畫而提高女子的思想自立的技能廣闢謀生道路務使與男子同立在同等的地位有經濟獨立的實力實是最緊要最親切的一樁大問題也是敝會極爲注意極願幫助女同胞去努力做上去的尤願我輩男子痛改從前卑劣腐敗的腦筋勿視女子爲卑賤可玩弄等等的玩具消遣品譬如在公共的地方忽然走過一女子大家的視線必定全轉移到他的身上去若是男子就是走過千萬人也無人注意即此一例可知男女的界線應當破除與廢禁婢妾問題多少也有關係敝會擬擴張教養院的範圍並多設分院改善內裏的設備並設立義務職業學校廣收窮苦女子更立職業介紹所將具有服務社會的女子盡力介紹到社會上去對於女僕已設有女傭介紹所除專介紹女傭外並設種種保障輔助一切務使他們實享勞働保護法的利益而所中對於女僕有相當馴練方法提高其智識教以服務所應有的道德智識規則改正其品行性情教以粗淺家政學看護學並一切常識粗淺文字算法等如此一來僱主當極滿意不思蓄婢了鄙人向諸君大略報告一聲少停再請到那介紹所裏參觀罷敝會每星期的宣講現在又加了影戲助興今天也選了會中教養院的婦女

所排演的實事片請君賜教……』說着坐了。

這時室裏的門窗均行關閉一室漆黑忽見牆隅的白布映出電影來名叫『井底沉冤』是說某年北京丁姓的婢女春蘭慘遭毒打屍身拋在井中反說是自行投井春蘭父欲控告丁姓與以金錢了事其中情節悲慘演得淋漓盡致令人看了淚下大有不忍卒覩之勢一時完了我也不願再到別處觀看盡興返家就將一切情形用筆記下來也好留個紀念呢。





斷臂

唐 邮

天亮了那一顆血盆似的太陽戰退了濃霧一晃一晃的從東邊起來了華利鐵工廠的汽笛兀是嗚嗚的叫着洸福冒着曉寒急急的望那高矗雲霄的煙囪走去他自從十七歲進工廠以後他腦子裏常常存着一種希望心而且以爲這種希望或者是能夠達到的他希望由小工而升到工頭由工頭而升到工程師由工程師而升到廠長他有時想到這些地方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似乎比眞眞做到還要快活但是到現在雖然娶了妻養了兒子然而在工廠裏卻還仍舊是做個小工每月得到八塊錢的工資現在百貨昂貴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他連老母一家四口靠着這些工資很難維持還虧他的妻子替人家洗洗衣服得到幾個錢來補貼補貼家用倒還可以勉強的敷衍過去他每次看見廠裏高高的煙囪巍巍的洋房他腦子裏也就立刻印着這些影像似乎已高坐在廠長辦事室裏受那手下人敬禮的陳述他每講一句話就可收到無數的回聲

是……眞是威風極了他這回一頭走一頭腦子又是不住的想着

猛聽得背後一聲「沈福哥不要走錯了」一頓將他的幻想打斷了

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個同伴喊他他轉向自身所站的地位一看已經走過工廠的大門好遠了他不禁微微的一嘆連忙回轉和同伴搭訕着跨進工廠拿了自己的名牌到工場裏作工去了

那一間廠長室裏佈置得精緻極了那張綠絨旋轉椅上坐着一個高頭大額的人低着頭不知在那面想些什麼他的身體肥胖極了皮裏面飽儲着脂肪質但不知這些脂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門閥

了監工走進來了對他作很恭敬的態度說道「十三號機器室小工沈福他的右臂已經被機器軋斷了廠長你看怎樣」那廠長皺了皺眉頭說道「將他擡到惠民醫院去醫就是了」那監工答應了一聲是就出來了

惠民醫院普通病房裏左角床上躺着一個男子他的面孔白得像蠟紙似的右臂上扎着許多白布他的眼睛雖然閉着但是他的腦海裏却不住的一陣陣轉着他想昨天醫生說現在性命可以不必憂了但是此後却不能再在工界吃飯可是我除出做工以外其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得錢呢家裏四口子又都要靠我一個人做工來養活的將來不曉得要什麼樣子來過活咧他想到這裏他的兩行熱淚從他閉住的眼睛直擠出

來。流落在枕上。沈福出惠民醫院了。他的性命雖然保住。可是人却已經變成殘廢了。與他同事的工人。那一個不替他可惜和擔憂。當時大家就幫他到廠長那裏去求求情。請廠長設法。設法。當他到了廠長室裏。苦苦的哀求了一番。廠長聽了之後。就很慷慨的拿出一張五元鈔票給他。道「工廠裏的工人傷了身體本來沒有什麼撫恤的。這次你輒壞了手臂。原是你自己不小心。醫院裏的醫藥費。又是廠裏出了。這五塊錢。還是我特別從寬給你的」他聽了。要想再說。又不敢說。原來他曉得這位廠長的脾氣。無論什麼人都沒有第二句話的。只好說聲是。拿了出來。

高高的煙囱巍巍的洋房。這回又直撲到他的眼簾裏來了。也立刻使他腦裏的攝影機印着一影。不過這次所印的。與上次不同。因爲這時候他的眼睛裏。還裝着滿眶的眼淚呢。

閑園筆記

范菊高

袁君一掌●松陵桐華里人也●任俠好義●余記其軼事者數矣●某夜●一掌方秉燭讀書●忽一物自窗外●白光閃爍●令人目眩●一掌從容不迫●以掌撥之●砉然一聲●物墮地矣●入方磚者三寸許●審視之●一七星寶劍也●一掌拾起●復以掌迎擊其鋒●立卽粉碎●不可收拾矣●窗外固伏有劇盜●覩狀大驚●狂奔而去●一掌冷笑曰●休矣●其能逃出我之手掌耶●隨手取劍屑●追前擲之●翌日石皮弄中●有屍橫陳●血肉潰爛●作夜行之裝●彼何人斯●附近某山之劇盜也●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此非熟於東京電車線者不能道隻字。

說來羅羅清楚。

人急智生。

第十一章　看名片嚴監督發急　窺窗戶潘良仲探奇

話說魯理成見電車已經開行了看那電車上的牌子是開往赤阪見附的這時若是在別處的電車那怕距離再遠些憑着魯理成那兩條曾經練過賽跑的腿也可追趕得上無奈九段坂下的電車開往本鄉須田町以及上野各方面的是下坡路最好追趕惟有開往四谷赤阪方面的一過九段坂就得鑽過一個小小的山洞在未進山洞以前右邊是很高的石巖左邊是一條很深的圍護皇宮的河電車軌道旁邊沒有給人通行的道路無論如何會跑的人也不能在這條路上追趕電車魯理成當下一著急却急出一條道路來知道開往四谷赤阪方面的電車一駛過九段坂的山洞到了交叉點照例須停留一會避讓從各方面開來的車並且在山洞下行駛的時候比較

也幸虧他的腳底不慢。這一句補筆。寫一片癡心妄想的心。這一大段全寫的釘稍文字。弔膀子也要用破釜沉舟之志方能有效。

在別處行駛速率減少的多若從九段坂上步行趕去盡力的跑會跑的必能趕上魯理成既急出了這條道路當下連忙認明了那電車的號碼一面回身就跑他的腳底下也眞不慢那電車剛到交叉點魯理成也趕到了祇是已跑得呼呼的喘轉不過氣來正待一躍上車祇見那兩個女子已從前面運轉臺旁邊一先一後的跳下來魯理成見了心中好生詫異暗想才坐了一個停車場怎的就下來了呢莫不是他們見我追來了料知擺脫不了特地下來打算眞個和我同去靖國神社玩耍麼哈哈那有這般好事二人下了車也不回頭也不停腳隨即橫過電車道互挽著手向前行走旋走旋交頭接耳的談話竟像不知道有魯理成在後面拚命追趕似的魯理成既追了一個停車場此時又已見著了豈有放手不追上去的道理倒抽了一口氣便趕上去咳嗽了一聲二人回過頭來一見魯理成跟在後面那肥胖些兒的臉上登時露出驚慌的顏色用臂膊挨了那苗條些兒的一下彷彿催他快走的意思魯理成到了這時祇得挾一個破釜沉舟之勢膽也大了臉皮也厚了湊上前一步說道兩位怎麼忽然害

膩友兩字未免唐突。

可見女子心腸容易轉變。

自言自語得可笑。

可算是一個堅忍不拔的釘稍家。

還算是知趣。

怕起我來既承兩位的美意在先我也祗希望得兩位做個膩友並不敢有旁的念頭請教兩位貴姓尊寓在那裏那苗條些兒的紅著臉把頭低了不做聲那肥胖些兒的臉色更覺驚慌得厲害也不回答挽緊了這個的手就走魯理成實在猜不透二人的心理不知道爲甚的在會芳樓的時候無端的是那們表示好意在勸工場裏面也還似乎是有意要好怎麼無緣無故的會改變出這們一個態度來呢見二人又提起腳走就跟在後面獨自的口裏念道兩位索性在會芳樓的時候不先理我我也不敢無禮於今既把我引到了這裏那麼兩位上天我就趕到靈霄殿兩位入地我就趕到水晶宮不問兩位跑到那裏我是要追到那裏的二人見魯理成這們說祗得停步回頭那個肥胖些兒的笑向魯理成說道對你不起求你不要再跟著走了罷我家裏實在不能教你去魯理成見他笑得很勉強料知他心裏害怕便也笑答道我可以不進兩位家裏去祗要認明了番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好來給兩位請安我到了尊寓門口自知檢點決不至使兩位爲難那女子躊躇了一會道我下次出來的時候到你家來

這一張名刺就惹禍了•
得步進步•
本來是無意識•僅僅一轉瞬的事兒便加上他們愛憎無常四字的罪名可是近來女子的愛憎無常•的確

好麽你把地名寫給我祇求你莫跟著我們走魯理成想了一想點頭道好隨從懷中摸出一張名刺來用鉛筆寫好了住處這時魯理成還住在早稻田風光館照着番地寫好了交給那女子那女子接了連看都不看即揣入手中提的一個小提包裏面望著魯理成道這下子你可轉去了麽魯理成道轉去是可以轉去但兩位何時能到我那裏來須請約一個日子我好在館裏恭候那女子道就在後天能魯理成看他說話的情形不像是有誠意的轉念一想覺得無味我一個好好的男子漢從來沒幹過這種無意識的事他們既已表示不願意我的樣子我又何苦祇管糾纏他們呢當下便正色說道不是我敢無端的向兩位無禮兩位既是愛憎無常我也就不敢領教兩位的好意了罷罷請把我那名片退還我不要反害得我牽腸掛肚那女子卻也作怪見魯理成說出這些話臉色倒轉和悅了和這個苗條些兒的低聲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復望著魯理成道你的地名留在我這提包裏沒有關係你放心好哪魯理成也明知沒有關係並且心裏仍不能斷念不希望他們真個肯來不過自己不願意再是

在短時間內往往轉移。
公費是由一張名刺斷送了。
上海有一個嚴筱舫。但決非此做過留學生監督的嚴筱舫。
原配的太太總說醜陋。千古同慨。
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新婚式。是近

方才那們不顧身分涎皮涎臉的和他們糾纏罷了。祇略點了點頭回身就走了。過了兩日並不見二人找到風光館來也就沒把這回事放在心上。誰知就因這們一來魯理成的公費便再也沒有補給的希望了。甚麼道理呢。原來在會芳樓轉魯理成念頭的這兩位寶貝說起來很有些來歷。那個肥胖些兒的是留學生監督嚴筱舫的如夫人。苗條些兒的是嚴監督的胞妹。就是在北京有名的嚴無非女士。嚴監督這位如夫人並不是甚麼不三不四的人家女兒。他父親在清朝是一個吏部主事。四川人姓陳名字卻記不清了。嚴無非在北京甚麼女學校讀書的時候和他同學。彼此十分要好。嚴監督那時也在吏部當差。因自己胞妹的紹介得見著這位陳小姐。嚴監督雖有一位原配的太太。祇因容貌生得醜陋不稱嚴監督的意。久有意想弄一個姨太太。就苦於沒有合式的。陳小姐在女學生伴裏很負些善於交際的時望。嚴監督一見傾倒。一再求他自己的胞妹從中穿針引線。彼此居然成了一個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新婚式。當成就好事的時候。並不曾說明將來做大做小。後來嚴監督事事都能如陳小姐

日大流行•
陳小姐是小大由之•
毀了婚約的好•
仇視貞操四個字•
下得妙•
雖仇視貞操卻也
仇視激烈行動•
欲毆下教人怎毆•

的願陳小姐也祇要能朝夕廝守在一塊就不問是大是小了嚴無非從小時候原已許了人祇爲男家是個極舊式的家庭嚴監督曾託媒人去男家說教送妹婿進學校讀書必須在大學畢業之後方許結婚男家抵死的不肯兩下幾番交涉弄得僵了彼此都賭氣毀了婚約及至運動了這留學生監督的差使帶着姨太太和妹子到日本來原存心要物色一個相當的人物招做妹婿奈一晌不曾覓得論到陳無非的性格雖是一個新式的女學生從來跟著自己姨嫂子仇視貞操慣了的然而生成的面皮很嫩歡喜溫存蘊籍的少年男子祇在眉目精神之間表示愛慕的意思他才合式若在大庭廣衆之中動手動腳以及種種很激烈的表示他一見倒害怕起來魯理成的模樣在嚴無非的心目中也還覺過得去就因表示的過於激烈了些所以弄得中途變卦但是兩姑嫂的心理又都有些不捨得完全把魯理成斷絕起初要魯理成寫地名本存著有哄騙魯理成脫身的意思及見魯理成眞個要走了索退名片兩姑嫂在會芳樓轉的念頭不覺又發動了因此商量著不肯退還事也奇怪嚴監督平日對於

也無從理會起。
心血來潮。是魯理
成的公費作祟。
何至於氣得如此。
蹄子以騷爲貴。
駁得妙。
至少交換一種比
名片還貴重的東

自己姨太太及妹子行爲素來不大理會他們姑嫂時常出外整天的不回家嚴監督像是相信得很連問也不問一聲他姨太太手中提的那個小提包嚴監督更不曾動手打開看過這日不知爲甚他忽然心血來潮姨太太回房將提包放在櫃裏就到嚴無非房裏談話去了嚴監督陡然覺得姨太太平常回家提包是隨手亂放的今日巴巴的打開櫃子放了似乎提包裏有甚麼緊要的東西即起身開櫃拏出那提包來這種小提包原沒有鎖的隨手打開一看最容易注目的就是魯理成這張名片嚴監督將名片拈在手中不由得氣的抓手發抖即時把姨太太叫進房來用手指點著名片問道這東西是那來的啞你這騷蹄子在外面幹的是些甚麼事還不快給我好好的說出來姨太太見了倒不慌不忙的笑道一張名片有甚麼那來的值得這般大驚小怪沒得笑煞人呢難道我在外面偷漢子還用得著交換名片麼嚴監督一肚皮的怒氣被姨太太冷冷的幾句話說得不好如何發作了呆呆的望著名片發了一會怔畢竟按納不住火性復厲聲問道這魯理成是個甚麼人他的名片如何到你提包裏來

西•

原來是位老師•

名片上的字不曾看過•這話只怕倒確•

也是魯理成的運氣不好•

上海曾有過一位

的總應該有個來歷姨太太笑道名片是我自己放在提包裏的不過我連看也沒看我同妹妹到會芳樓吃料理這人忽走進房來向我和妹妹行禮我們雖見面不認識他但他既走來向我們行禮我們祇得起身問他進來有甚麼事他說五年前在北京當英文教員教過我和妹妹的英文還認識我們的面孔今日無意中在外國遇見了也是很難得的所以特地進來談談後來就留了這張名片放在桌上請我們高興的時候到他那裏去玩我們祇含含糊糊的答應了也沒說去也沒說不去他走後我隨手將這名片擱在提包裏名片上是些甚麼字我至今不曾看一眼嚴監督聽了這一派胡謅的話卻不疑心祇問了一會魯理成甚麼年紀在日本幹甚麼姨太太仍是一陣胡謅這場風波就這們敷衍過去了然過不到幾日嚴監督忽在江西經理員家裏發見了魯理成的一張半身像片上面寫明了姓名籍貫年齡學校觸動了嚴監督的心事見像片上寫的年齡祇二十二歲暗想今年還祇二十二歲五年前不祇有一十八歲嗎那時北京那有十八歲的英文教員呢料定是自己姨太太掉的槍花心裏不

十六七歲的校長•怎麼北京沒有十八歲的英文教員•僅僅送了一張名片•若然沾了皮膚•難道以公費交換便值得嗎•

苦學自費生就不該有這妄想•卻上

由得就疾惡起魯理成來便問江西經理員魯理成是公費是自費江西經理員說現在尙是自費這張像片就是爲請補公費才照了送來的嚴監督遂乘機破壞魯理成隨口說出魯理成許多不敎品不勵學不應補公費的理由來並託江西經理員呈復江西敎育司來補則無庸補已補則請取消可憐魯理成連嚴監督姨太太的皮膚都不曾沾著倒被嚴監督一陣醋氣將一名公費衝掉了事後有人向魯理成說出補不上公費的原因來要魯理成去質問嚴監督魯理成倒處之泰然說一名公費供養不了我一輩子我若眞想得公費也不學這法政了我能考取五高姓嚴的夠得上破壞我麼魯理成的公費既不會補得同鄉的很有些替他不平見他住在下宿屋裏花費太大他們同鄉會原租了一間房子在神田北神保町是一個八疊席子的貸間房主人兩老夫婦姓村田將樓上一間房子分租給江西同鄉會做會所每月得十塊錢房租開一次常會給一塊錢的茶水費平日是沒人來往的魯理成是一個苦學的自費生同鄉的都以爲會所白空著可惜公推魯理成住在裏面自炊生活魯理成在裏面

了人家一個大當。歸結到潘良仲搬來與之同居。以上結魯理成以釘稍失卻公費下文便另起波瀾。你來了。就發見了。想見潘良仲從此

住了不少的日子也很相宜這回潘良仲從麻布警察署出來急於要移居一時又想不出相當的所在他本來和魯理成要好知道魯理成一個人住一間八疊席的房很是寬敞暫時搬去同住是不妨事的也無須商議就把行李搬來同住了同鄉的祇要魯理成願意不說甚麼也沒人多管閑事出頭反對但是魯理成獨自在同鄉會裏住了多少日子一晌都是平安無事沒有弄出甚麼笑話祇潘良仲一搬進去那同鄉會就不得安靜了同鄉會的房屋坐落在一條小巷子裏面對門一所半新不舊的房子門框上懸着一塊六七寸長的木牌子上寫着長谷川秀一五個草書字魯理成以爲是一個姓長谷川的日本人從來走那門首經過連側眼都沒有望過裏面一下潘良仲搬來才住了兩日忽笑向魯理成道怪道你住在這裏這們久不想移居也不大在朋友處走動祇終日守在這房裏原來這房裏有這房裏的好處魯理成摸不著頭腦怔了一怔問道這房裏的好處在那裏不就祇不要我的房租嗎潘良仲指着魯理成咦呀咦的咦了幾聲笑道你還要裝媽嗎祇不要房租的好處誰不知道魯理成正色

以後很注意到鄰家

詩句用得恰當

偏是中國女子

不是見了鬼倒是見了天仙

情人眼裏出西施

道除了這個更有甚麼好處我實在不知道了你倒不要吞吞吐吐的爽利些說出來罷潘良仲用嘴向前面的窗子一努笑道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不是這房裏的特別好處嗎魯理成道對門住了甚麼生得好的女子我在這裏住了這們久一次也不曾見過你搬來才兩天怎的倒被你發見了是個甚麼模樣的女子你在那裏看見的潘良仲道你眞個還不曾看見麼就在對門樓上不是住了一個生得很漂亮很年輕的中國女子麼魯理成吃驚似的問道怎麼對門住的是一個姓長谷川的日本人他樓上如何會有中國女子你不是見了鬼麼潘良仲道日本人樓上你怎見得就不能住中國女子難道祇許住中國男子嗎魯理成隨即立起身來走到窗戶跟前推開窗向對門一望見那樓上的窗門關了看不見裏面是不是有中國女子潘良仲也走過來同看魯理成指着對面窗戶問道是那樓上麼潘良仲點頭道我剛才就是站在這裏看見的那女子的年紀至多不過二十歲身段生得自如因祇看見上半截不知道怎樣至於容顏丰度我在女留學中還不曾見生得這般齊整的呢不過我

寫得掩映之至。
大有同病相憐之慨。
可名之曰佛動心。
眞錯怪了魯理成。
開窗閉窗。未免太忙了。

看他那臉上很帶着憂鬱的樣子一手扶着窗臺愁眉不展的望着我們這邊我還祇道他是望你你在樓底下弄飯我正想下樓給你一個信他卻急忽忽的把窗門關了魯理成笑道我的書案因靠後面的窗戶放着這前面的窗戶從來不大打開還窗臺上堆放著很多的書不是前日你搬來的時候才將那些書移到那面去的嗎我尙不知道有他他怎麼會來望我你不要胡鬧這不是當耍的你我都曾爲這女人上面吃過很大的虧此後對於女人總以謹愼的爲好潘良仲還不會回答祇見對面的窗門又開了一個淡粧少女伸出頭來兩眼盈盈的朝這邊望着魯理成一看眞是黛眉斂怨滌老凝愁像是有極大的心事不得解決似的那一種憔悴可憐的模樣直能使羅漢低眉金剛俯首魯理成怕又惹出是非來退進房把窗門關了潘良仲曾錯了意以爲魯理成和那女子有關係怕人看出來所以推說不曾看見這時看見了就怕那女子做出甚麼樣子來祇得把窗戶關了不看潘良仲卻偏要再看看一伸手又把窗門開了但是這邊再開窗門而對面的窗戶又巳關上了潘良仲立了一會不見再開祇

兩人比起來•當然是魯理成老實•潘良仲佻健•

到底是日本人家裏嗎•讀者也是一個疑團•

美人必得有此粗莽男子•方見其美•

好回身笑道你還裝假正經說是不曾見過他卻爲甚麼對你使眼色呢我又不搶奪你的你瞞了我幹甚麼魯理成道你眞是活見鬼了你甚麼時候見他如何對我使眼色看你這人有多們沒有天良那女子憔悴憂傷的模樣無論如何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祇應有可憐他的意思不容發生絲毫邪念你怎忍心說出這些話來呢潘良仲見魯理成說出這般莊嚴的話來也連忙收了嘻笑的臉點頭答道我也是覺得他那愁眉不展的樣子敎人見了可憐祇是你住在這裏很久了直到今日我發見了你才看見祇怕他也是才搬來不久的我想中國女子單獨一個人決不會住在日本人家魯理成道我不也是這們設想嗎你再去打開窗門看看大門上懸的那塊寫着長谷川秀一的牌子除掉了沒有若是除掉了就是換了戶頭潘良仲復推開窗門朝下一看祇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粗莽漢子滿臉的絡顋鬍鬚從大門裏出來隨手把門帶關從懷中摸出一把中國式的牛尾鐵鎖來將門鎖了頭也不回的走出小巷子去了潘良仲見了那漢子的兇橫模樣不覺打了個寒噤不知那漢子是誰且俟下章再寫

說奧幣跌價後軼事

光祈

客有自維也納來者•曾述一趣事•謂該處有奧人某君•曾有遺產五十萬可侖。(戰前約合華幣二十餘萬元)•分授其子二人•長子人頗誠實•不願浪擲先人財產•故將其遺金存諸銀行•以為年年生利取息之用•其次子性較浮蕩•盡將其父所遺財產沽取美酒•日臥於醉鄉之中•自可侖跌價以來•其兄存於銀行之二十五萬可侖已不足購製一套衣服之資•而其弟所存空酒瓶子•則尚值二百餘萬可侖•較之其兄財產•在十倍以上、

我之試作

遇

逸瀛

一天正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出了校門向市塵走去只見遠遠的有一隊很整齊的團體從那邊走來我也就閑閑的迎將上去一會兒那鰾魚式的女學生隊已一排一排的從我身旁經過還有幾個穿黑色長服的女教士好像軍隊中的排長似的靠旁一並走着可是大家都走得很慢沒有眞的排長那麼威武想來是學監或是教師罷

咦奇了怎麼我的目光祗向伊一個人注意着其餘的二百多人我好似不看見呢伊晶瑩得和黑夜裏明星般的眸子蘊蓄着甜美的笑意的頰兒分明是自我開智識以來腦筋裏想像的和心坎上蘊藏的伊不圖這嚴密的神秘今日竟啓發了不錯我是認識伊的我一看見伊就立刻辨別出伊是我一個熟人

一月的光陰又過去了我所認識的理想的伊卻自從一度實現後從未再見但我很忠直的自信我見伊的機會決不會從這一次以後斷絕的因爲影像蘊藏得太久了往後實現的機會多着哩

果然一天星期日在某公司的樓上又遇見伊了我那時正購絨繩見伊也走向我站的地方來我就讓在一邊

我那時已經選定一種絨繩的顏色了那夥友兀自催着道先生要麼我只不理他直等伊買好走了我纔敎他也把伊所購的一種顏色給我那交易方始完畢

這事又在數星期之後了那時大戲院正在開演一種著名的影片我就揀了一天空閒的下午也去賞識賞識位置坐定了一看錶上距開演尙有半小時就拿出一本身畔常帶的扎記瀏覽數頁實在座旁的人講話太沒秩序最刺耳的是高聲用英文招呼及英文談話我想同是中國人何以要廢棄本國語不用呢我的腦筋經了這麼一攪已失了銳力也只得掩卷呆坐我覺得夢夢的感受到孤獨的岑寂忽而又憶起理想中的伊了我很自然而神秘的把頭向後方一望可不是在我的座後又證實我的理想哩我一見伊不知伊有沒有見我卻也很自然而神秘的把頭轉向後方我只得重又向前如是者凡二次而每次的動作前後竟不爽分毫好似試驗磁學或電學的感應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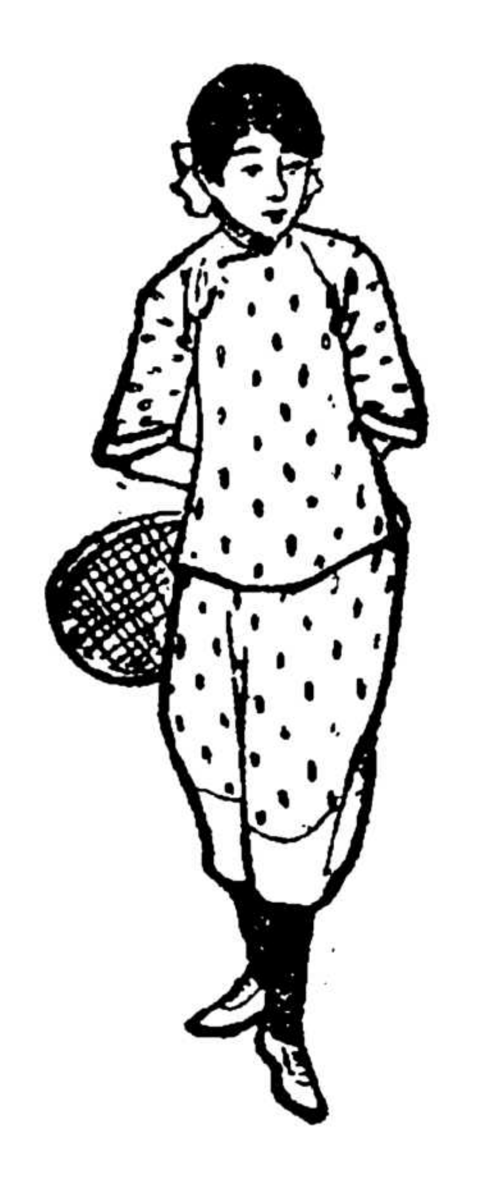
然而我敢自誓我並沒有些微的不鎭靜我要除却認一認眞正的伊以證實我理想以外一無龐雜的念頭

後來影戲開演了我時常聽見伊輕盈的低笑和婉惜的微歎我又

不由自主的向後一望這回的電感可失去作用了伊晶瑩得和明星般的眸子只凝注在白幕上我霎時覺得我轉向後方的不正當和不應該以後就不敢再有同樣的動作

影戲演畢了觀客和潮水一般的散了在羣衆擾攘中只剩一個踽踽獨行的我徐徐的上了街車覓那落寞的歸途我並沒覺得有什麼感想只覺腦筋中深印兩顆的明星

現在又過了一個多月了理想的伊雖沒有實現過但我自信以後實現的機會正多着啊列位也許說我反常也許說我輕薄我一概承認一概不顧我自己不解的就是在這麼許多人們中何以祇認定一個伊更有要請敎諸位代解的就是假使我後此再遇見伊還是眼觀鼻鼻觀心呢還是像前幾次一樣任憑我自然的動作我委實決不定我到底能夠自制不能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馮耿光爲中國銀行總裁•聞盧名•介余求相•盧論前事皆奇驗•有爲余所不及知者•盧言明歲此時•君必有極大急串•旁皇欲死•馮問何事•盧言必爲所主管之事•且必爲財政•至危極急者也•馮問可能免否•盧言必不能免•然必可解•君平日忠厚•白有人救之•不足慮也•至時•北京中國銀行以鈔票事•陰謀家從而擠之•擾攘殊甚•及津滬漢諸分行協助•始獲安•



獨幕劇

暮秋時節

沈家驤

登場人物

李梅伯夫人五十三歲

李老太太(梅伯的母)七十四歲

李婉貞(梅的長女)三十一歲

李柔貞(梅的次女)二十歲

李立棟(梅的子)十八歲

戚定章(梅的姨姪)二十三歲

小厮(僕人)二十八歲

地點 蘇州城裏

時間 深秋下午一點多鐘太陽斜掛着

佈景 舊閣式家裏的一間靠左牆壁近裏一扇小門前面是玻璃窗，窗前是一個小花圃靠右是板壁近裏一扇門通外面的中堂近前壁上有玻璃窗室裏靠前面窗安置一張書桌桌上整齊的放着兩疊書靠左牆壁茶几和椅子間放着牆上挂着四條畫屏靠右板壁放着一張沙發沙發裏面靠壁茶几上面一盆就枯的菊花

幕開時 李老太太坐在靠牆第一隻椅子上穿一件黑色綢質棉襖在左

手臂上套着一串念珠右手執着一支旱煙管

李婉貞穿着一件淡藍色綢質棉襖坐在書桌前瞌着看書

李柔貞抱着一隻貓斜靠在沙發上穿一件布質直襟棉襖

李梅伯夫人穿一件布質棉襖手裏托着管水煙臺面向着老太太背靠着書桌立着

柔貞　（臉上現着笑容以手撫着貓）阿咪（以嘴親貓的鬚）

夫人　（將水煙臺煙管裏的煙灰吹去了重又插入煙臺又裝着煙）這事我也沒有明白倒底是怎麽一回事呢可是婉貞……

老太太　（很命抽着旱煙煙已經完了沒抽得一些）唔……

婉貞　（擡起瞌着看書的頭旋向左方瞧着他母親——李夫人——露出很奇怪驚慘的樣式）什麽事我怎樣（右手指夾着一頁掀起的書）

夫人　（旋過頭望着婉貞嘴裏的煙噴出成一條線的樣子）什麽事關到你我也不明白啊

柔貞　（將手強張着貓的口貓在他腿上亂跳亂叫一會逃去了）咦不識趣的貓（將手拂着身上的貓毛從沙發上立起脚沒立穩往後一側依舊跌倒在沙發上）……我是喜歡你啊……不識趣

婉貞　（旋轉頭向柔貞露着不快活的神氣）你……你眞要把他弄死了

老太太　（將煙管在地上敲去剩餘的灰）啊……柔貞你什麽……

婉貞　（拿起書在手中回頭瞧了瞧老太太又瞧了瞧柔貞）

柔貞　（從沙發上立起）

婉貞　他簡實要把這貓弄死了（向老太太說）

柔貞　（走近婉貞身旁以手推着婉貞的肩膀帶惱的口氣說）這貓又不是你的兒子什麽大驚小怪的

夫人　（熄了手裏的紙吹火把煙臺旋身放在書桌上）柔貞……你又來了前天他生了氣你忘了嗎

老太太　（注視着柔貞）你給我去拿些煙來

柔貞　煙絲嗎（用力把婉貞一推婉貞在桌上一磕）

柔貞旋身走了

老太太　（把煙管提起招了招柔貞）你給我帶煙管去裝罷

柔貞回身接了老太太的煙管打靠右的門裏出去

老太太　（向夫人說）你什麽還沒有明白

夫人走過坐在第二張椅上

老太太　昨天周太太來說的那件事……

夫人　我始終沒有明白啊……他倒來給誰做媒……

婉貞露出羞怯的神氣重又旋轉身瞌着頭看書

老太太　周太太來給柔貞做媒的……說的是大太平巷胡雪

帆的大少爺

夫人　什麽……胡雪帆的大兒子嗎……上次不是他（指梅伯）要將婉貞給他的嗎

老太太　什麽不是……雪帆新近從北京回來又稱了好幾萬家私咧……婉貞眞有些獃的

婉貞瞌着頭看書臉倏的紅了把頭更加瞌向書上

夫人　不過他家大兒子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了……柔貞只二十歲咧……恐怕年紀太大…

老太太　依我說還是將婉貞給了他家

婉貞將書一合立起身背向着老太太要走

夫人　（向婉貞說）你來……

婉貞立着把頭旋過望夫人望了一眼

夫人　……還是你自己的終身啊……你說要讀書的便是通品……嫁了個窮秀才愁吃愁着的不見得够安逸罷（帶着笑的說）

婉貞　（低着頭只把兩手搓着）我……

老太太　（向婉貞說）你想你自己年紀多大了再有誰家要要你……

婉貞　（望了望靠右的門）（自語）咦什麽拿煙拿不來了…

夫人　再不成你一世做小姐嗎

婉貞　（高聲的叫）柔妹……什麽拿煙拿不來了啊

柔貞　（在幕後）……來了……

老太太　婉貞啊……你自己要

想老子娘萬不會害你的……

夫人　（向老太太說）那麼昨天周太太來說明胡家要柔貞嗎

老太太　婉貞不願意呀……

夫人　不過他家年紀太大了……

老太太　（羨慕的口氣）他家眞有做啊……一共恐怕有到二十多萬了罷

柔貞拿着煙進來遞給老太太又替老太太劃上一根洋火老太太和夫人都向柔貞望着柔貞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柔貞　什麼大家瞧着我

婉貞　柔妹你跑來我向你說句話……

夫人　（向老太太）現在倒底怎樣呢

老太太　（噴着呼進的煙）我也從來沒聽見過有三十一歲還做小姐的……

夫人　（爲難的神氣）總不能說先嫁柔貞……（從椅子上立起）

婉貞　（向柔貞說）什麼叫你來不來

柔貞　（走近婉貞面前在沙發上坐下）什麼事……

婉貞　（低頭附着柔貞的耳）周太太來給你做媒他們正在講你……

柔貞　（臉紅了）什麼……

婉貞　（擡起頭帶惱帶取笑的口氣）我是做一世小姐老小姐了你纔配做夫人……

夫人　（很不快活向老太太說）還是媽作主罷……或者讓他

（指梅伯）來定奪我眞沒有主意……（把手插在衣跨裏）什麼今天怪冷的……（說着旋轉身從靠左的門裏出去）

老太太　（向婉貞說）老是……（抽一口煙）拿着本書書裏不會生出什麼來……（抽煙）今年已經三十一歲了再老了眞沒人家要娶你了……

柔貞　（望着婉貞帶笑說）你自己……

婉貞　（眼圈兒紅了挂出淚來也旋身望沙發上坐下）……你們……們……討厭……厭着我……我罷了

老太太　（停了抽煙）並不是討厭你啊……這是你自己的事……胡家不愁穿不愁吃……

柔貞嘻着嘴望婉貞臉上細瞧

婉貞咽着哭

老太太　做什麼要哭呢……做媒的不知做了多少……小姐家也從來沒見你這樣的……（彷彿帶怒的聲音）男大當娶女大當嫁……這是古理啊……（將煙管扶着立起來）

柔貞望了老太太一眼

婉貞磕在沙發背上不住的抽咽

柔貞　（向婉貞說）別哭啦

老太太　（一路拐着出去）這些事本來用不到我管都是你們老子娘太使你放任了……這麼大的年紀人家肯要已是好的了……揀什麼呢（深深嘆一口氣）都是行了新法纔

有這種事出來……（打靠右門裏出去）

柔貞　（勸婉貞）你也不用哭啊……怎樣呢……

婉貞　做女子總是苦的……（咽着）……應得受人家支配……自……自己（哭得更利害）的祖母……父母也討厭我了……（揩着淚）

柔貞　婉姊別哭啦……還是看書罷

婉貞　你別快活着……母親說要將你嫁給那個姓胡的了…………周太太又來說的……

柔貞　（很不快活）姓胡的是個無賴……父親恐怕不允許罷……

婉貞　說什麼不允許……上次不是父親要將我……嫁他嗎……方纔祖母說姓胡的年紀太大你嫁他不配又要將我嫁他……他們是討厭我啊……

柔貞　（呆着望着几上的一盆就枯菊花）……（突然的說）怎麼樣呢……

立棟和定章在中堂裏講話

立棟　他們（指婉貞和柔貞）又在那兒淘氣了

定章　不知爲着什麼事

立棟　大約又是爲着婚姻問題罷

婉貞　柔妹你到在窗裏望一下看……好似棟弟和定章弟的聲音

柔貞　（在窗裏望了一望）正是他們

定章穿一身青灰薄呢的西裝眼睛很機警的神氣立棟穿一件嗶嘰的褂子一同從靠右門裏進來

柔貞（從沙發上立起現着極慘冷的神氣向定章）定章哥……

定章走近婉貞和柔貞伸着手預備照往日遇見一般和他們握一握手

婉貞自顧磕在沙發背上

立棟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柔貞（瞧着定章）（好一刻大家沒有聲響除了婉貞大家都呆望着大家）……定章哥……（忽的掉下淚來）……你……你……

定章（奇怪的神情輕到纔能使柔貞聽見的說）什麼事啊爲什麼不照前幾天一樣講兩個笑話呢（旋頭向婉貞聲音略高了些）婉姊你又什麼事呢……那本情網可瞧完了沒有

柔貞（在沙發上坐下哭得更斷續幾乎回不過氣來）我……我們……是……是……沒有幾次……幾次……可以……和你……（咽了一會）……和你相見了啊……

定章（眼眶兒也紅了滿包了淚水強裝着笑容）……爲什麼……（旋轉頭拭着眼淚）

婉貞咽得把氣咽住了仰倒在柔貞身上

定章瞧見這樣式眼淚簌簌的

掉了下來趕忙走近前去
柔貞呆了
立棟立起倒了一杯熱茶遞給定章
柔貞 （定了一定神）定章哥
……怎麼樣啊……
定章 （淚不住的掉着）怎……
婉貞漸漸的醒過來把眼皮擡了一擡眼淚瀉一般的出來
立棟 婉姊……怎樣啊……
定章遞着茶給婉貞喝了一口
定章 婉姊……別自苦啊……要緊咧
立棟 （向定章說）可要給他些白蘭地喝
柔貞 可喝得嗎
定章 有……喝些也好
立棟 （跑向靠右門首）（高聲）小福……
小福從外面到來跨進門望了望很詫異的神氣
小福 ………
立棟 你去向太太拿些白蘭地快來啊
小福退出去了
立棟重又跑到沙發前
婉貞 （微睜着眼又時時閉闔）定章弟……我是被厭於家庭間了……定章弟……八年…………唉……八年的希望……完全破裂了……不能得到結果……我……（又大哭起來）
小福拿着一瓶白蘭地進來遞給立棟
立棟 （向小福）沒有你的事了（一面接他的瓶）出去罷

暮秋時節

身體小福立着

立棟 沒你的事出去罷

小福出去

柔貞 （向立棟說）我房裏有杯子在那裏你去拿罷………（略頓）不……我自去拿（將婉貞扶正靠在沙發上自己立起）（從靠左的門裏出去）

定章 （忍住着要滴下來的淚向婉貞說）婉姊……一切丟開些罷……都用不到擔什麼心自己身體要緊啊……

柔貞拿着杯子走來立棟接過倒着白蘭地

柔貞 （走向婉貞面前拭着淚）婉姊……做什麼你這般擔心啊……他們……替……我做……媒呢……（聲音漸低幾乎聽不出眼淚又掉了下來）

婉貞 （在立棟手中喝着一口白蘭地縐了縐眉頭拭了拭涕淚）柔妹……女子總給人家討厭的啊……他們的話……你什麼不辨一辨呢……（抽咽得說不話來）

立棟 婉姊：柔姊……都不要自苦啊……（說着將酒瓶放在置菊花盆的几上自顧出去了）

定章 （呆呆的流着淚）婉姊……柔妹……寬着心罷……我……

婉貞 定章弟……（欲言而忽然縮住）……你來得眞湊巧啊……以後我……恐怕不能和你見面了……

定章　（奇怪而悲哀的口氣）什麼……

柔貞　定章哥我也恐怕不能和你見面了……

婉貞　（望着柔貞又縮回視線旣縮回之後又重新放射過去）柔妹你說什麼……

定章　（望了望婉貞又望了望柔貞退後兩步背靠在書桌上）你們倆……奇怪了……

柔貞　（傍着婉貞坐在沙發上低着頭）

婉貞　你和柔貞結……（低下頭哭了）婚罷……（此兩字混着哭聲聽不出了）……只你愛着柔妹……便是愛我……我八年……八年的深望……（旋身磕在柔貞肩上）……只一點……算結果……

柔貞　（扳着婉貞的臂膀）……那麼（極輕的聲音）……你……怎樣……

定章　（向在靠書桌的椅子上）

婉貞　（彷彿帶怒）莫管……我自然嫁給那……

柔貞　嫁給那姓胡的嗎

婉貞　（忽然坐直）那麼怎樣…

柔貞　我嫁……

婉貞　（剛毅的說）不只你和定章哥結婚了我便嫁給小福也情願……我是老小姐了啊……他們都已討厭我了……

定章　婉姊這事別提罷待我講個笑話

婉貞　定章弟你也這樣了怪不道人家要討厭我……（哭了）

暮秋時節

柔貞　那姓胡的是有些獃的啊。

婉貞　你別管……我只祝你們倆。……我是個老小姐了啊能嫁給小福也情願

柔貞　（哭着說）這不能罷

婉貞　（立起）什麼不能你只算代我的精神（向定章）你一定要娶柔貞

定章　（側擡着頭望婉貞）你

婉貞　你不應該啊（自去倒着一杯茶喝）柔妹愛你比我更深。

柔貞　（似乎帶羞的聲音望着婉貞又低下頭去）那我怎對得起……

婉貞　要對得起我只如此——

定章　婉姊那麼你八年的希望竟完全犧牲了嗎。

婉貞　說什麼犧牲我不如此難道再害柔妹不成。

柔貞低着頭坐在沙發上。定章的臉色泛成青白色呆望着婉貞

婉貞臉兒紅得筋都爆起眼白也血了直立着發怔。

夫人從外面走進來

夫人　（瞧了瞧三人冷冷的說）何苦呢我也沒法啊——婉貞。是白……

婉貞　（疾忙跑過夫人身前）媽決計我嫁給那姓胡……胡……的。

夫人　我原是這樣說上年你父親也說過的啊……

幕閉。